

校园里 有一对情人

1996 年卷 · 小说

阿 宁 著

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



百花文艺出版社

校 园 里 有 一 对 情 人

阿
宁 著



内 容 提 要

本书是青年作家阿宁的第一部小说集。作品对在金钱大潮冲击下的社会生活，特别是校园生活中所出现的人心的浮躁、对传统道德的逆反，进行了相当生动和深刻的描绘。具有较强的讽刺意味和现实意义。

校园里有一对情人

阿 宁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天津市张自忠路 189 号)

天津市宝坻第五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092 毫米 1/32 印张 7.5 插页 4 字数 155000

1995 年 12 月第 1 版 199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ISBN 7—5306—2476—8/I · 2211 定价：11.50 元



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

1996年卷·小说

百花文艺出版社



顾问冰心

编审委员会

主任 袁 鹰

副主任 谢永旺 冯立三

委员 (按姓氏笔划排列)

白 描 孙玉石 朱向前 朱盛昌

吴思敬 何志云 张 刚 张 锲

张凤珠* 张守仁* 杨匡满 周艾若

高洪波 秦 晋 陶泰忠 崔道怡*

韩瑞亭 雷 达 缪俊杰

(注: *号者为常务编委)

总策划 白亚南 简文乐

出版委员会

主任 张 锲 梁 衡

副主任 杨牧之 郑法清

委员 胡毅强 甘以霆 陈爱仪 林 莉

朱晓岭

总序

袁 鹰

《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前年开始出版 1994 年卷 15 册,去年出版 1995 年卷 12 册,今年继续出版 1996 年卷 12 册,三度芳菲,春光满眼。看到我们的社会主义文学园圃中一簇簇新葩临风摇曳,顾盼多姿,芳香四溢,心头禁不住涌起阵阵欣喜之情。

这套冠以“文学之星”的丛书,是中国作家协会中华文学基金会和百花文艺出版社为了服务文学事业、促进创作繁荣的一项举措,寄希望于新世纪新人,着眼于那些具有文学才华、取得优异成绩而又由于种种原因尚未出版个人专集的青年作者,为他们搭桥铺路,擂鼓助威,采取每年出版一套丛书的方式,堂堂正正地将他们送上文坛。因而,也可以说是一项文学的“希望工程”,一项跨世纪工程。

前两年,冯牧同志和我在为 1994 年、1995 年卷所作序文中,在开端和结束处曾说过这样两段话:

现代文学继承了具有五千年文明的民族悠长丰厚

的文学遗产，顺乎 20 世纪的历史潮流和时代需要，以全新的生命，全新的内涵和全新的文体（无论是小说、散文、诗歌、剧本以至评论）建立起全新的文学。将近 100 年来，经由几代作家挥洒心血，胼手胝足，前赴后继，披荆斩棘，以艰难的实践辛勤浇灌、耕耘、开拓、奉献，文学的万里苍穹中繁星熠熠，云蒸霞蔚，名家辈出，佳作如潮，构成前所未有的世纪辉煌，并且跻身于世界文学之林。八十年代以来，以改革开放为主要标志的历史新时期，推动文学又一次春潮汹涌，骏马奔腾。一大批中青年作家以自己色彩斑斓的新作，为 20 世纪的中国文学画廊最后增添了浓笔重彩的画卷。当此即将告别本世纪跨入新世纪之时，回首百年，不免五味杂陈，万感交集，却也从内心涌起一阵阵欣喜和自豪。我们的文学事业在历经风雨坎坷之后，终于进入呈露无限生机、无穷希望的天地，尽管它的前途未必全是铺满鲜花的康庄大道。

这一批青年作家，同当代不少杰出的青年作家一样，都可能成为 21 世纪文学的启明星，升起在世纪之初。启明星，也就是金星，黎明之前在东方天空出现时，人们称它为启明星，黄昏时候在西方天空出现时，人们称它为长庚星。两者都是好名字。世人对遥远的天体赋予美好的传说，寄托绮思遐想，但对现实中的星，却是完全可以预期洞见的。

作为本丛书编审委员会的主持人，冯牧同志不幸于去

年秋天离我们远去，给我们留下了不可弥补的损失，也留下一份珍贵的精神财富。他勤勤恳恳全心全意对祖国文学事业的献身品德和培育扶助青年作者的满腔热情，无声地教育和激励着我们继承他留下的编审“文学之星丛书”工作，仍然本着同样的认识，同样的愿望，怀有同样的心情，一如既往，不敢稍有懈怠。

三年以来，不敢说已经推出多少部巨著，巨著将会伴随巨匠诞生在即将到来的新世纪。可以奉告于作者、读者和文学界同行之前的，自接受委托参与编审之日起，我们都是兢兢业业，努力遵循“二为”方向，贯彻“二为”方针，为文学园圃的绚丽繁华贡献绵力，增添一花一叶。每次编审工作前后历时一年，自始至终，都以作品质量为唯一取舍标准。我们高兴地读到一批批贴近时代风云、贴近人民爱憎并且具有各自艺术特色的作品，其中有不少作品先在刊物上发表时就得到好评，为文学界和读者瞩目。他们的作品中，焕发着文学新军共有的英姿朝气。我们也乐于看到一些在创作手法和风格上有所创新、有所尝试的作品，即使这种创新和尝试还处于探索阶段，未臻成熟，那也比固步自封、墨守陈规、吃别人嚼过的馍要好得多，毕竟，21世纪的文学属于开拓的崭新的文学。1996年卷的12册，中短篇小说、散文、诗歌、儿童文学和评论，在这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突破，确是新的、可喜的收获。

我还想顺便介绍一下编审工作。我们编审委员会成员来自四面八方，平时分散读作品，分组交换意见，每年只在终审时集中几天，反复讨论。炎暑之际，虽然远避尘嚣，情绪却一样灼热，直到最后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顺利决定了入选

书目，大家才顿时感到一阵轻松和清凉。审读的程序力求做到严肃和严格。比如，从初审开始，就隐去作者姓名、实行“闭卷式”审读，二审、三审都在只看作品不问作者的情况下进行，直到集中终审时，才现出庐山真面目。可能有人认为似乎多此一举，但我们的目的还是为了力求避免和排除某些时俗不良风气的干扰，减少不必要的心理负担，使编审工作在比较安宁纯净的气氛中顺利进行。又比如，个别书稿正在顺利通过初审二审进入终审时，突然获悉作者已有或者即将有另一部新作问世，为了严格按章程中“出版第一本书”的规定办事，不得不忍痛割爱，因而也不止一次经受一种不免惋惜却又无可奈何的惆怅。这种做法，这种心情，我们自己甘苦自知，当能得到有关当事人所谅解和期待入选的作者们所赞许吧。

三年转眼过去了。本丛书再出版三卷，我们就将走到21世纪的大门口，就将聆听到新世纪那震撼心弦的钟声。每念及此，不觉心绪如潮，难以言宣，同时也分外感到肩头的沉重，再次想到任重道远、上下求索的古训。

1996年大暑之日

喜剧意味中的苦涩

艾 若

阿宁的小说多情趣。作为文学批评的一条重要标准，情趣强调创作主体的意犹帅，情者文之经，善于将情意寓于趣味，寓于创新形式的理想结构。我们常说的意味，其实也就是情趣，二者义同。

往往开篇即人物携情节从容而出，一个诱人的故事便开了头。读毕掩卷，则无论情与意，似有更深的东西在，其趣其味，可品尝可辨析。

那些动人的叙述，他已是驾轻就熟，巧俏自如。简洁明快中看出严谨，却无冗长杂沓。叙事方式也不是那种缜密细琢类，但注意哪怕是细节的务必合情合理，不出漏洞。即使夸大世间病态，颇多想象，突出了事件的稀有，也仍是写实主义的极带普遍性，因而比生活更令人感到真实。然又无载道说教痕迹，通过形象，道与教自在情理中，爱与憎或在形象外。对于生命的珍惜，对于自寻生存与发展的位置及人生价值之所重，作者担心，不应糊里糊涂陷入精神危机。他以众多被损害与扭曲的人物形象，暗示出人生之缺乏崇高目的与认真追求，生活便无意义，便缺少动力，便易陷入人生之旅的歧路误区。

布局上他很少先展示时间与场面，而是将时空置于故

事中，一切自然带出，得体且鲜明。或插入人物与情景的抒发，也每在必要处，分寸到位，味道频添。他常把焦点集中于人物关系中各自内心的奥秘，从而突出爱情或人情的纠葛心烦；于美丑交错中，侧重窥视与揭穿劣迹，探索其成因。常把对于人性本体的审视，以排列对照格局展示底牌底细。

芸芸众生中无论大学教师与大学生，无论底层干部与普通村民，以至被玷污加欺压的善良女性，或屈从于上头压力，或屈从于贫贱无依，一些人不得不置人格尊严于不顾，逆来顺受，甚至去讨好，去行骗，低声下气，都不过是为了得以生存或生存得多一点面子，多一丝希望。作者的视角，较多关注人性的这些负面。泡沫般膨胀与生聚的世俗欲望，将人的善良本性扭曲得奇形怪状。然而即使如此，世间仍葆有纯情，和谐，爱的奉献。实不必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相互制造人间悲剧。作者偏重传达当前社会中的审丑信息，出于悲悯，幽默自生，带着喜剧意味，于调侃中竟积存那么多的苦涩与隐忧！

作者呼唤着热辣辣的生活与敢爱敢恨敢追求的人生信念；热盼着社会多些气度与廉耻，多些体谅与宽容，少些斤斤计较不容人，少些贪婪下作背地里整。于是，一幕幕荒诞演出就上了场。那强烈率意色彩的显与隐，形成了明快之外尚存隐蔽陈述的创作特色。笔底众生相的丑陋的历史成因，是其作品的深层意蕴。一幅幅精神荒凉的画面，是一种独特视角的产物。而形式与内容的同构或最佳切合，是作者一贯的审美追求。把文学视为生命的阿宁，明澈于文学的建构还在于翻新骛远，连同其情趣，才得以常青；如同生命的精进不息，日新月异，不可重复。

这里收集的作品，不过是十多年来阿宁小说创作近 90 万字的六分之一。按说他早该出集子了。但他决不自费出书，愤然抵制这种怪现象。当前正是他的创作高峰期，正意气昂扬，正在以这种气概向 21 世纪迈进。那么，期待着新世纪一颗文学之星的凌空升起，是理所当然的。

1996 年夏日

目 录

喜剧意味中的苦涩.....	艾若(1)
校园里有一对情人.....	(1)
麦子自己能回家.....	(60)
自费生.....	(77)
生命之轻与瓦罐之重.....	(120)
骗局.....	(140)
冷美人沈雪.....	(158)
杨三的故事.....	(179)
寻仇梁都.....	(197)
责编缀语.....	(228)

校园里有一对情人

中文系主任宣布，给古典文学教研室和写作教研室一个副高职称指标时，好些人都瞅着孙成文乐。孙成文当时还没明白过来，他是那种做学问聪明，在别的地方迟钝的人。他和朱丽娟的事，已经是半公开的秘密，一评职称，人们都想去看看系里的这段有名的爱情故事会怎么变化。

孙成文不是个俗人。他从小在县城，父母是县城里有名的裁缝，他是在母亲的一针一线中长大的，因此就格外看重高雅的生活，他娶了现在的江娜，也是因为江娜气质高雅，可江娜却一直看不起他。比较起来，他们的婚姻已经维持的够长了。

最初，孙成文对朱丽娟没一点好感。和江娜的娇小文静一比，朱丽娟显得人高马大，喜欢穿运动服，喜欢把头发扎成马尾巴，也喜欢和系里年轻不年轻的教师开玩笑，笑起来嘴巴咧得老大。每逢她这么无拘无束地大笑时，孙成文都皱着眉头。

那时他和朱丽娟还在一个教研室，办公桌对着，一抬头就能看见对方。在朱丽娟的眼中，他是个书呆子。系里大部分男教师都对她有好感，孙成文是唯一一个对她淡漠的人，

也许就是这淡漠吸引了她，使她在无拘无束中感到了几分约束。

有一次，孙成文正在办公室改教案，朱丽娟凑到跟前问：“又写什么论文呢？大教授。”

“没写什么。”

“我看看。”朱丽娟把脸贴到他跟前，额发蹭着他的皮肤，一股女性的气息逼迫过来，他一把推开她说：“你自重点儿好不好！”

朱丽娟脸涨得通红：“你说清楚，我怎么不自重了。”

孙成文忽地站起来，走到门边说：“我真不明白，堂堂高等学府，怎么也有你这样的老师。”说完拉开门走了。

下午他到教研室时，看见朱丽娟还在那里，两个眼睛哭得红红的。他差不多忘了上午的事，或者说不相信她会从上午一直哭到下午，可朱丽娟却理直气壮地告诉他说：“我中午都没吃饭。”

“怎么？”

“还怎么，都是你气的。”说完又哭起来。

孙成文站在那里不知所措。后来他一句话也没有说，转身跑出了教研室。

他不是那种有风流天性的人，整天脑子里只有一件事，写论文。江娜的高雅激励着他，使他渴望从童年的世俗生活中跳出来。他差不多整天埋在书本里，先是啃唐宋，后来发现研究唐宋的人太多，又改攻魏晋南北朝，他每发表一篇论文，都觉得和江娜拉平了一些。

实际上，这种差距却从来没有拉平过。江娜除了有个教授爸爸外，其它一切平平。她在校图书馆搞图书分类，说白

了也就是个图书管理员，可不知怎么，她就是觉得自己比别人高贵。她不搞学术，没发表过一篇论文，却对孙成文的论文不屑一顾。看着孙成文熬夜她只是冷笑，心想：再怎么折腾你也是个土包子。

有一次，孙成文在全国级学术刊物上发表了一篇论文，自己不免沾沾自喜，因为兴奋，就想和夫人行行好事，夫人却冷冷地拂开了他：“洗脚了吗？”

不洗脚不能上床，这老早就订下的规矩，今天一兴奋就忘了。那篇论文也给他增加了胆量，他说：“今天不洗了。”

江娜说：“不洗地上睡去。”

“地上睡谁还娶老婆。”说着就要往江娜身上凑，没想到江娜一下子从床上坐起来，飞快地穿上袜子，一脚把他踹到了床下。

孙成文在地上躺了半天，希望江娜能把他拉起来。看见江娜一点没有拉他起来的意思，就从地上爬起来，默默地抱起自己的被褥。他心里想：我忍够了！

他抱着被褥到了系里，把教研室的六把椅子对在一起，给自己搭了个铺，看着这个铺他心生凄凉。人在这时候是最软弱的，偏偏这时朱丽娟想起她丈夫的一封来信在抽屉里，到了系里正好碰上孙成文伤心，就安慰他几句。后来就领着他去了自己的宿舍。

事后回想起来，孙成文觉得自己那天像个受了别人欺负的孩子，被朱丽娟拉着手穿过漆黑的大操场，走进了女教工宿舍。宿舍里另外两位都出去了，只有她一个人在家，真是天赐的方便。一个懦弱的人被逼急了也会生出胆量，他做了以前连想也不敢想的事。

那天他在朱丽娟的怀里流了泪，也说不清为什么哭，只是觉得婚后的苦闷一下子倒干净了。

这已经是好几年前的事了。回想起来，他对朱丽娟心怀感激，觉得自己像一个被抛弃的孩子，是朱丽娟收留了他。他发现，在朱丽娟以前他从来没有真正拥有过女人，也不曾被女人拥有过。如今他拥有了，除了心怀感激外，还能做什么呢？

当孙成文明白，系里的安排意味着他和朱丽娟要争一个副高指标时，他沉默了。写作教研室是新成立不久的教研室，朱丽娟是唯一有条件晋升副教授的，而实力雄厚的古典文学教研室中，孙成文是公认的佼佼者。如果他和朱丽娟不是有这样一层关系，领导这么安排就是想把这个指标给他，现在他和朱丽娟有这么回事，就成了搁给他的一个难题。一瞬间，他有点后悔那天跟着朱丽娟去了她的宿舍。

散会后，朱丽娟用眼神示意他留下，他装作没看见。他知道朱丽娟要和他说什么。他觉得这种事还是别说的好。

回到家，江娜已从别的途径知道了开会的内容，她一边往桌上摆饭菜，一边故意问：“你们开什么会呢？”

孙成文毫不客气地说：“你既然知道了，还问什么！”

自从有了和朱丽娟的那个夜晚，他就看透了江娜高雅背后的虚伪和懦弱。当他坦白地说出和朱丽娟的私情，问她离不离婚时，她不但没有哭闹，甚至连责备的话也没有。沉默了半天，只说了两个字：“不离！”

她把孙成文的被褥抱回了家，让孙成文睡床，自己睡沙发。和她一脚把孙成文踹下床时的厌恶相比，真正有了几分